

露天电视

虞燕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岛上通了电,许多人萌生了买电视机的念头。不过,受经济等因素所限,真正付诸行动的寥寥无几,比如住在路边的“秃指阿伯”家。这位阿伯聪明、和善、勤快,先天性手指脚趾奇短,却丝毫不影响他做各种活计,手艺更是出奇的好,钱包自然也就鼓了起来。

彩霞还在天边流连,阿伯家的电视机已大大方方地摆在院子里。接着,桌椅饭菜搬出,一家人边吃晚饭边看电视,霞光映得他们容光焕发。电视机正对院门,院门紧挨大路,路过的人禁不住往里瞅,看一会儿,再看一会儿,有的看着看着便进了院子,有的扯开嗓子招呼同伴,有的干脆把簸箕钉耙往地上一放,看得如痴如醉,浑然忘了时间,直到家人找来,一通笑骂。

我家离阿伯家很近,有段时间,我们姐弟俩每晚都去蹲守。母亲先把我俩送过去,再回家洗碗收拾,妥当后再赶来看电视。院子里坐不下了,观众就站到马路上,爬上围墙。电视里,播着《再向虎山行》和《射雕英雄传》,打打杀杀,爱恨情仇;电视外,人群激昂,惊呼连连,三两个小伙子兴奋得从墙头跃下又跳上,仿佛侠者附体。电视看得这般轰轰烈烈,竟引来了卖棒冰的。人群一阵骚动,身上有钱的直接来一根,没带的向熟人借钱买。阿伯开玩笑说,以后到我院子里做生意,得收点费用。

弟弟好动,凳子坐不了几分钟,忽而蹲下,忽而站起,不留神就被挤到远处,裹进人群,连电视的光都瞥不见。他又喊又叫,人家把他送回母亲身旁,或母亲将他拉回,这么一折腾,原先的好位置早被人占了。弟弟个子矮,跳起来也看着不着,免不了哭闹。索性,母亲把他抱上围墙,不许他擅自落地。从高处往下看,电视看得清清楚楚,他这才安静下来。但他总能找到理由添乱——隔一会儿就嚷着尿急,下墙、上墙,下墙、上墙,搞得母亲不得安生。几晚下来,阿伯看不过去了,于是吓唬他:“小孩子尿这么多,恐怕得去医院开刀治疗。”众人哄笑。

这一招果然见效,从此在阿伯家看电视时,弟弟尿尿的次数明显少了。

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的一天,傍晚放学回家,发现父亲出海归来。我看向他,总觉得他笑容里带了点神秘。不经意往卧房一瞅——写字台上赫然摆着一台电视机,竟有些恍惚。父亲一下子打开电视,“咔咔咔”,频道开关360度旋转,我这才百分百确定:我家真的有电视机了!那是西湖牌黑白电视机,14英寸,从宁波买来,花了父亲400多块钱——当时他一个月工资不过一百元出头。

只要天气不是很冷,电视机还是要搬到院子里,地方大,方便邻居熟人一起观看,当然也多多少少掺杂了些虚荣心。

尤其是夏天,父亲因修船在家,吃过晚饭,木桌上一撤去碗筷,电视机便摆上了。众人三三两两进来,悠悠哉哉。暮色将至,暑气未消,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抱怨天热,祈盼来点自然风,可等14英寸荧光屏一亮,那点热仿佛就不算什么了,没人再提及。观众们或站或坐或躺,借着月光和荧光,织网的、缠梭子的、摇蒲扇的、抹花露水的、啃玉米西瓜的、剥豆子的……应有尽有,我跟小伙伴还玩起了翻花绳,真是姿态各异。

剧情到了关键处,大伙则像被孙悟空施了定身法,所有动作暂停,诸声皆消,唯有电视里的声响在院子上空回荡。最怕看得好好的,画面突然变糊,甚至“滋滋滋”地飘起“雪花”。弟弟箭一般飞出去,转动屋旁那根粗壮的竿子——那竿子可有来头,曾是外公小舢舨上的桅杆,如今再次派上用场,顶上了蜻蜓似的天线。众人着急看电视,齐声嚷着“好好好”“停停停”,弟弟方罢手。

那会儿看了好电视剧,《血疑》《西游记》《阿信》《济公》《星星知我心》……有一年,整个夏天的晚上都在播同一部连续剧——墨西哥的《诽谤》。大人们每晚看完还要热烈讨论,迟迟不肯散去。

后来,电视机在岛上已不算稀罕,普及开来,但人们对看露天电视的热情并未消减。劳作了一个白日,夜晚,趋围在一起看电视,交流、宣泄、放松——这样的一天,似乎才是完整的。

难忘“鳗鱼鲜”

葛卫永

桐照村被誉为“中国第一渔村”,村子三面环山,一面临海,山清水秀,气候常年温润,天然渔业资源极为丰富。村里的市场每天鱼虾蟹贝琳琅满目,令人目不暇接。然而,最让我难以忘怀的,是在这里真正体会到的与众不同的“鳗鱼鲜”。

记得,那是一个冬日的午后,我偶然来到桐照码头。码头上只停着三三两两的渔船,岸边几位五十来岁、皮肤黝黑的工人,正来回搬运着装满海鲜的塑料筐。筐里品种繁多,最吸引我目光的,是那些长着尖尖长牙、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鳗鱼。

正巧在船边遇见了林船长,我便与他攀谈起来。他告诉我,海鳗在我国沿海均有分布,其中东海为主产区,常生活在水深50-80米的沙泥或岩礁海区,属凶猛肉食性鱼类。海鳗以小鱼小虾小蟹为食,因而肉质坚实,富含高蛋白和多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。海上捕捞多用渔网,也有人以海钓方式收获。

听着林船长的介绍,再看着那独特的模样,我脑海里已浮现出它化身各式佳肴的画面。

回家一查,才知早在春秋时期,海鳗的美味便有记载。相传春秋末年吴越争霸时,吴王夫差攻破越国郢都后,御厨献上当地特产鳗鱼干。夫差尝遍宫中鲜鱼,独独偏爱那风干海鳗的醇厚咸鲜,回宫后仍日日思念,特意从鄞地征召老渔民入宫,专为他蒸制鳗干佐餐。

林船长见我听得入神,索性把桐照人晒鳗干、吃鳗干的门道,从头到尾讲了些透彻。

鳗鱼干易于保存,是海边人家最寻常的家常菜。每年冬季北风天,选体肥肉厚的新鲜鳗鱼,从脊背剖开,去内脏,抹上盐,静置20分钟,再用竹箴横向撑开鱼腹,摊成平板状以增大通风面积,悬挂在阴凉通风处。在咸润海风的轻拂下,鱼肉慢慢收紧风干,直至肉质坚实、软硬适中、色泽嫩白——一份丰腴鲜韧的鳗鱼干便大功告成。

清蒸鳗鱼干,是最本真的味道,也是下酒佐菜的佳选。而我觉得最妙的吃法,莫过于鳗鱼干烧五花肉——热油锅中先下猪肉,再放入鳗鱼干一同翻炒,加两勺酱油、姜片、少许冰糖、清水,小火慢炖30分钟,最后收汁出锅。鳗鱼的鲜甜尽数浸润猪肉肌理,最后撒上一把葱花,热气腾腾,鲜香扑鼻,咸香下饭,一口入魂,醉人心脾。

当然,还有爆炒鳗鱼干、红烧鲜鳗鱼等小众做法。林船长补充说,鳗鱼干不仅味美,还兼具补虚养血、祛湿、抗痹等滋补功效,古时肺病、体虚之人常以清蒸鳗干调养。

这般细致热情的介绍,让我再次体会到渔民待人的热忱与善意,也惊叹于现代渔民知识之丰富。这不禁让我想起20多年前在部队工作时,当地渔民在台风过后、自身食物紧张之际,仍送来整箱鳗鱼干——那份纯朴本色依旧,但知识结构已今非昔比。现代渔民的谈吐与见识,令人耳目一新。

我被这份暖意包围着,带着林船长赠予的两条鳗鱼干回家,按他教的方法清蒸。一出锅,咸香四溢,果然非同凡响。丝滑的肉质仿佛在口中游走,那味道,久久难忘。



归港 王林威 摄

电 话:88585607  
投稿邮箱:673454299@qq.com

重新遇见自己  
在路上

杨洁波

三味夜话(129)

七月,三味文学沙龙没有像往常那样翻开书页、讨论纸上文学,而是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旅人——吕午飞,网名“吕姐自驾游”,奉化区融媒体中心退休媒体人。她的分享工具很简单:一张地图,几百张照片,几条短视频。当晚,文友们围坐灯下,跟随她穿越四年光阴,走过了6.3万公里,听见一位独行女性在风沙与晨昏之间的心跳。

2021年,她提前退休。退休后,一人一车,她驶过G228的潮声、G331的林海、G219的荒原与雪山。三条国道首尾相连,串起中国2.8万公里的大陆边境线,途经230余座城市,抵达中国的四个端点——抚远的晨曦,乌恰的残阳、漠河的白雪、徐闻的浪花。座驾从奥迪A3换成江铃福顺露营车,从此车即是家,路即是日子。

前媒体人的习惯没有丢。她拍了580条视频,攒下25万粉丝,全网播放量超过5000万次。分享现场,她铺开那张标

满红点的中国地图时,每一枚印记都像一次无声的抵达。极点影像划过屏幕,漠河呼出的白气,西极石碑旁落日的余温——文友们由衷赞叹:这才是人生。

路上不只有风景。进墨脱那天,雨水漫道,落石拦路,泥石流与雪崩交替,6000米的落差让人手心冒汗。她播放了两条全网播放量过百万的视频——浑浊的水路,窄到几乎贴着崖壁的土路,真实记录着高原的凶险。藏区加油也得算好里程,95号汽油稀缺,沿途补给全靠提前规划。

但也有许多温馨瞬间。在乌恰的柯尔克孜族村落借宿,看灶火映着陌生而友善的面孔;青岛海边,海鸥掠过头顶;公路上,骆驼不紧不慢地穿行。这些琐碎的烟火,拼出了大地的纹理。

真正令人动容的,不是走了多远,而是归来后,人的改变。出发前,她的体检指标并不尽如人意。但日日行走,夜夜

安眠,山风与海浪一遍遍洗过身心,回来后体检,各项指标竟全部正常。原先困在得失里的心,也被远方撑开了。她说,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存折上的数字——是亲眼见到的那场日出,是舌尖记得的那碗热汤,是老了以后还能笑着讲起的故事。这些,没人能拿走。

她坦言,自己并非富足之人,但越是普通,越要走出去。困住我们的,从来是认知的边界,而非口袋的深浅。她走免费的路,看免费的云,偶尔才为心动的美景付费。走得节俭,心却极其丰盈。她告诉在场的人,不必等日子变好再出发,别被年龄与性别捆住手脚——女性独自上路,不是冒险,是还自己一份自由。提前给晚年存一些回忆,是这世上最稳赚不赔的投资。

这场沙龙没有纸笔,却完成了一次书写——以车轮为墨,以山河为纸。文学不只在书页间,走在风里,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,便是另一种磅礴的写作。